

并州话回



【破布烂棉花金来卖】

太原人最早的『垃圾分类』

彭庆东

如今，人们都已经习惯了把垃圾分好类，投放到指定的“环保小屋”。这让我想起60年前。我那时还在城坊街读小学，就在家对各种垃圾进行分类回收，放在只有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，目的就是积攒起来卖给走街串巷“收烂货”的，换几个零花钱。那时候太原人管街头流动收废品的叫“收烂货”的，叫法虽说不雅，但这一行却是受人待见的。我至今还清楚记得“收烂货”的吆喝声：“破布烂棉花、破铜烂铁拿来换钱来嘞——”

听到吆喝声，街坊们都拿出分好类的破烂，让“收烂货”的称重，为能多卖几分钱讨价还价，其中不少卖烂货的还是小孩子。而春节前，则是“收烂货”回收废品的好日子，因为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，辞旧迎新。

记得那阵子家里的牙膏如果挤完了，孩子们会赶紧将牙膏皮收起来，有机会卖给“收烂货”的，两分钱一个。那时候猪肉贵，还凭票供应，许多人家只好买肉店剩下的猪骨头和羊蝎骨，带点肉的骨头一角钱一斤。煨了几次汤之后，人们会把猪羊骨头积累起来拿去卖给“收烂货”的，大概4分钱一斤。

别说，那时小孩子的口袋里有个一角零花钱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至今还记得位于城坊东街育英中学斜对面有一家酱菜店，里面不时会有十分好吃的兔子头，一个只要5分钱。放学路上掏出零花钱买上一个兔子头，啃下兔子头腮帮喷香的两块肉，那可真是“山珍海味”。

由于有这些好处，当年的我十分注意捡街头的可回收垃圾。记得有一回放学路上，前面的同学不经意将一块不规则半砖头踢到一边，我上前弯腰瞅瞅，将“砖头”捡起，居然是一块银白色的铝锭，拿着到了收购站，换了3角钱。可把我乐坏了，这3角钱可以买6个无比美味的兔子头或者凉甜沁人的冰糕。

平时，家里的碎玻璃、旧酒瓶、废铁丝及废塑料鞋底等物品，甚至吃剩的杏核儿，“收烂货”的都收。那时如果谁家有废铜，对于小孩子来说，那就算是发财了。记得紫铜收购价大概10元一斤，黄铜6元一斤。那时一个国营企业二级工的月工资也就30多元，大集体企业则是28元。而许多人家获得这些值钱的“宝贝”垃圾，自然不会卖给“收烂货”的，而是不辞劳累走很远的路，去卖给国营的废品收购站。

如今，回想起来，那种废物利用的意识、物尽其用的观念，似乎在今天物质丰盈的年代，也可让后代们借鉴一下，更好地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。

人物

两个孩子守着空荡荡的家，每到夜晚，黑漆漆的院子顶着清冷的天。他们抬起头来，看到满天的星斗，那些星星，都还有一轮月亮陪伴着、照耀着。可是他们，失去了父母之后，比那些星星还要孤单。对未来人生的恐惧，充斥着两个孩子脆弱的心灵。

对于张惠华和弟弟来说，他们的天，已经塌了，这人世间，再也不是被父母疼爱着的温暖人间，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。他们每天坐在家里，游走在村子里，呆呆地望着远方的大山，哭喊着：“爸爸、妈妈，你们去哪里了，快回来吧！”然而，回答他们的，只有一片空寂。

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无所依托，日子过得并

不宽裕的亲戚们听说县城里一个叫张桂梅的老师办了一家孤儿院。经过一番打听，亲戚们联系上了张桂梅，把张惠华兄弟俩送到了儿童之家。

失去父母之后一段时间，兄弟俩像浮萍一样漂漂荡荡地生活，根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。大人们叫他们怎么做，他们就怎么做，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。

张惠华深深地记得，第一次见到张桂梅的时候，是那天的下午三点多钟左右。在街上一家饭馆里吃了中午饭，兄弟俩被亲戚领着走进了儿童之家。看到儿童之家陌生的房屋、陌生的院子、陌生的孩子们，张惠华心里产生了一种淡淡的恐惧。

张桂梅见到兄弟俩，

■ 希望出版社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问他们：“吃了饭没有？”兄弟俩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张桂梅一手抱住张惠华，一手抱住弟弟，对兄弟俩说：“别怕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，我就是你们的妈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那时候，张惠华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但是，他记住了那个拥抱。

56
陈洪金
著

连载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56
赵树义
著

我问老邓，你不是说去润崖底吗？老邓反问我，你听见了？我反问他，听见什么了？老邓嘿嘿一笑，下一站才是润崖底。

宋勇直接把车开到村口坡道上。我缓一下神，抬眼打量，感觉似曾来过，不由愣了。村口是

座戏台，坐南朝北，戏台下面是窑洞，坡道从戏台东山墙旁斜上，直插村里，越看越似曾相识。

走下车，我疑惑对老邓说，好像来过这里。

老邓也疑惑起来，什么时候来过？

我使劲摇摇头，想不起来，就是觉得眼熟。

老邓又是嘿嘿一笑，你不是喝高了，把这儿当善朴了吧？

我恍然。敢情胡汉坪也是依山而建，村口布局几乎与善朴一模一样，仅是少了一堵城墙、一座门楼而已。不过，胡汉坪村前有一条河，地势更开阔，感觉像在沟谷出口处。

沁源属太岳山脉，地形地貌与太行山略有不同。我的老家在发鸠山

下，介于太行山和太岳山之间，峡谷下部多为深切的河谷或嶂谷，顶部常见平缓的台地、平台或长脊、长墙，虽是山区，村庄却多建在平缓之地。

沁源多山，坡地较缓，台地较少，村庄选址多在靠山、朝阳、避风的斜坡上，选址方式相同，布局也大体相同。

胡汉坪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四合院，最有名的当属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路居地，房东叫郝凤岐，时为胡汉坪牺盟会会长。郝家大院位于村中心，石砌台阶，高门楼，东西各一院。彭德怀住在东院西房离大门最近的耳房，仅8平方米，一张土炕占去大半，看房间陈设，彭德怀吃、睡和工作大多时候都在炕上。

纪实

故乡风物

解暑佳饮：
绿豆汤和甜草根水

郝妙海

今年的暑天，似乎来得格外早。还没过夏至，气温已连续多日居高不下。老伴似乎早有准备，这一段日子，吃过早饭后，她就熬一锅加了冰糖的绿豆汤。待我中午回家，一碗凉凉的绿豆汤已摆在餐桌上，几大口喝下去，立马神清气爽。只要孩子们回来，一进门，肯定先问有绿豆汤没有。绿豆汤，成了我家应对高温天气的最佳饮品。

看着孩子们端一碗绿豆汤，喝得无比惬意的样子，我就会忆起儿时的另一种解暑佳饮，那便是甜草根水。

甜草根，大名叫甘草，是一种家喻户晓的中草药。记忆中，上世纪50年代，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，爷爷都会从古城营庙会买一小捆甜草根回来。到夏天，偶尔也会有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售卖甜草根。筷子粗细的甜草根，均缠绕成胳膊粗细、五六寸长的小把。再粗点的，则是一根一根的直条状。我家买回的甜草根，存放在西房山墙的一个搁板上。到盛夏时的某一天，母亲便会取下一小把，解开来，挑一两根，用菜刀切成一寸多长的短节，再用刀背将短节砸扁拍烂，直到露出甜草根红棕色外皮包裹着的淡黄色的芯。熬甜草根水，只能用砂锅，只有砂锅熬的甜草根水，色才正、味也才正。那时，家中常备有一个约能放两瓢水的半大砂锅。上午，母亲会抓一把砸碎的甜草根到砂锅里，早早地熬开了，端到街门道阴凉处晾着。待晌午我们放学，父亲也下地回来了，水也晾凉了。舀一碗，喝一口，立刻，一股特殊的甜丝丝的味道便沁满嗓间，浑身的燥热很快便被赶走了。整个伏天，家中几乎每天都会熬一砂锅甜草根水。待暑热渐渐退去时，一捆甜草根也就被熬成水，喝进全家人肚子里了。

到后来，我们的生活中有了冰棍、冰糕，也有条件买几颗西瓜来抵御夏日的酷热了。再后来，有了电风扇，有了空调，更有了数不清的饮料饮品，夏天的日子早已不再那么难熬了。甜草根水，便在不知不觉中，退出了我们的生活（应该和国家保护环境，保护耕地，禁止乱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）。而绿豆汤，却渐渐成了我家新的消暑佳品。然而，孩提时代，伏天唯一能天天享受到的甜草根水，却由于是唯一，那淡淡的、特殊的清甜，至今仍回味难忘。



太原秧歌

太原秧歌 太原秧歌是流行于旧太原县城和阳曲县一带的民间戏曲剧种。是由田间地头传唱的“小曲儿”发展起来的秧歌，当地群众叫做“社儿”。在发展演变过程中，受到梆子戏的影响，编演和移植了一批整本大戏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戏曲剧种。

太原秧歌属民歌体。大部分剧目是一剧一曲。句式结构以二句式和四句式最多。多采用宫调式，徵调式次之，有打击乐、弦乐。角色齐全，生旦净末丑都有，在表演上有一套固定程式，唱、做、念、打和锣鼓协调一致，风格统一。代表剧目有《刘三推车》《翠屏山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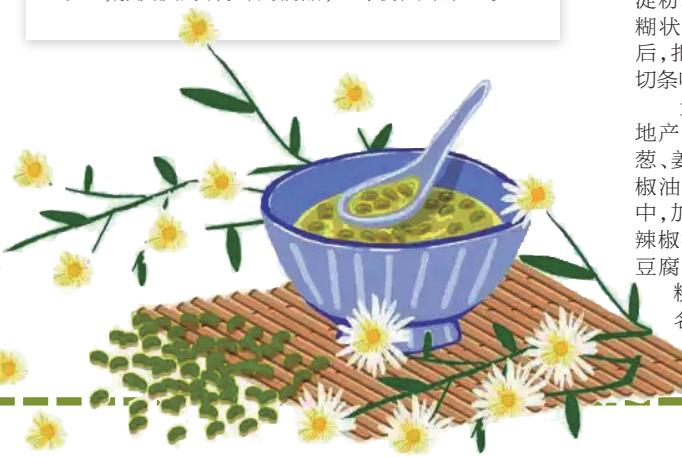
文/篆刻 李泽峰

大同凉粉

张亮

大同凉粉系用当地生产的山药粉面制作而成，吃时拌以调料，青白光亮，清凉爽口，为夏令应时小吃。其制作方法：将淀粉放入盆中，逐次加温水搅动，使淀粉全部溶解。锅内放水武火煮沸，按比例下明矾，改用微火，使水保持微沸，将溶化的淀粉倒入锅中，用木棍顺时针搅拌，待淀粉和水融合在一起、呈青白色稠糊状时，趁热舀入盆或碗中，凉透后，扣出，或用粉旋旋条吃，或用刀切条吃。

大同凉粉调料独具特色，用当地产的辣椒磨成粉，加八角、花椒、葱、姜、蒜，用胡麻油温火炸制辣椒油。吃时将切好的凉粉放入碗中，加入醋盐汤蒜汁、酱油、味精和辣椒油，再加入黄瓜丝、香菜、五香豆腐干等菜码。如今大同“玉兰凉粉”“小媳妇”等品牌均成为当地名食，出现在大小饭店的餐桌上，成为消夏压桌之菜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■ 希望出版社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56
陈洪金
著

连载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56
赵树义
著

我问老邓，你不是说去润崖底吗？老邓反问我，你听见了？我反问他，听见什么了？老邓嘿嘿一笑，下一站才是润崖底。

宋勇直接把车开到村口坡道上。我缓一下神，抬眼打量，感觉似曾来过，不由愣了。村口是